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五卷二期

2005年12月，頁113～153

性別化的興趣與能力：高中學生類組選擇之探究

楊巧玲

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聚焦在性別如何對類組選擇產生影響。以南部地區一所男女合校的公立高級中學為研究場域，在三個類組中各選一個班級進行分組焦點團體訪談，根據訪談所得資料加以分析、提出詮釋與進行討論。本文主張高中階段的類組選擇是學校教育的性別政權機制之一，看似按照個人興趣、能力所做的自由選擇，卻反映社會中的性別權力關係，高中學生將學科／知識二分為硬與軟兩個位階，透過「男生擅理、女生擅文」的論述，建構知識的性別關係，具體而言，一類學科在知識位階中的低下與女性在性別關係裡的從屬連結，二、三類學科在知識位階中的優越與男性在性別關係裡的主控連結，形成學校中性別政權的一個面向，由此引伸出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研究與實務之啟示。

關鍵詞：性別關係、性別政權、性別教育、高中學生、類組選擇

- 本文作者：楊巧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 投稿日期：2005年1月11日，接受刊登日期：2005年6月30日。

Gendered Interest and Ability: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Choic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iao-Ling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inquire the choice made b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bout the major subject area,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how gender influences their choice. A co-educational public high school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was selected and one class for each major participate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nd data were analyzed, interpreted and discuss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oosing the major subject area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age serves as a mechanism of gender regime in schools. The choice appears as if one exercised one's own free wi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nterest and ability. Indeed, it reflects the gender relations in society at larg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ichotomize subjects/knowledge into a hierarchal order and, through the discourse that boys are good at science and girls are good at literature, construct the gender relations of knowledge.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re drawn.

Keywords: gender relations, gender regime, gender educati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ubject choice

壹、前言

學校教育的過程與結果攸關個人未來在社會中各種資源的取得，在教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裡，早期幾乎完全著重在階級的分流（tracking），自從1980年代以來，性別分流才逐漸受到重視（Gaskell, 1984），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議題之一是：個體在學校教育裡如何得以跳脫性別框架，發揮最大潛能？國內外皆有研究顯示學校裡課程的性別化與社會中勞動的性別化有所符應（如楊龍立，1993；Gaskell, 1985;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1999），從官方的資料亦可看到類似的現象。根據教育部（2004）最近的統計，九十二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人數在人文、社會、科技三類中，總計女性所占的百分比依序為69.5、67.0、33.2，若再分成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各階段來看，可以發現女性的比例隨著階段的上升而遞減，在專科部分，三類的女性比例為74.7、72.8、42.9；在大學部分，比例為70.6、68.4、31.1；在碩士部分，比例為61.1、43.7、23.0；在博士部分，比例為48.4、37.6、17.2。從這些統計可以看出，在人文領域於博士階段之前女性的比例高於男性，在社會領域於碩士階段之前亦然；在科技領域則各階段的女性比例皆低於男性，而且到了碩、博士階段只接近二到三成。由此可見大專以上不同領域的男女學生組成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差距，事實上，這樣的差距可能發生在更早的階段（Clewell, 2002/1992）。本文的目的即在了解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探討性別在類組選擇上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研究與實務進行討論、引申啓示。

貳、文獻探討

就學校制度而言，目前各國大抵都分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三個階段，而且一般都是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分流成學術與職業兩軌，前者為繼續

升學做準備，即普通高中；後者則為就業做培訓，即職業高中，不過兩軌都傾向讓學生選擇專長進行學習。儘管不少國家為了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而有延後分流的趨勢，朝向綜合高中發展，學生仍須選擇主修或類組或學科（謝文全，2001），而這樣的選擇往往對其未來的生涯影響巨大，且受到性別影響，如英國公平機會委員會（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1999）的報告顯示，學業成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取得學校教育之後機會的手段，中等學校階段教育與訓練之結果不只由個人的能力或選擇所決定，也深受性別所影響；美國大學女性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02/1998）在1990年代仔細追蹤高中男女的修課模式，發現在多年的性別差距之後，女生和男生的修課模式開始逐漸相似，但是深入分析卻觀察到一個表面上比較看不出來的性別差距：女生仍然較少選修進階的數學、科學、物理、電腦等學科，因而影響其未來的學習、獎學金機會、職業的生涯；加拿大學者Gaskell（1985）指出，以往的分流相關研究往往只突顯階級差異，而忽略性別差異，要在同一個流之內性別的區隔才會出現。本研究所著眼的是普通高中之內專長選擇的性別化現象，以下分別就國內與國外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

一、國內的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高中學生類組選擇的實徵研究並不多見，而注意其性別意涵的也相當有限。有趣的是，性別議題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受到重視，卻未必反映在研究之中，例如蕭錫錡與楊豪森（2002）對影響綜合高中學生選擇學程組別的因素進行問卷調查，性別因素完全排除在外，而早在二十年前的研究，卻以性別作為分析的主要面向之一，例如吳懷遠（1982）以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學生為對象，採實驗法探究實施選組輔導之成效，結果之一是發現家長期望男生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高於經研判適合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¹，

¹ 該研究針對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三個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實施選組輔

以及希望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而期望女生選讀自然組的家長之百分比與經研判適合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無顯著差異，且低於希望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此外，在男生方面，高二上與高三上自然組的百分比均高於經研判適合選讀自然組之百分比，而女生方面，經研判適合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與高二上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無顯著差異，但卻高於高三上選讀自然組的百分比。由此觀之，有些不適合選讀自然組的男生仍然選讀自然組，而有些應適合選讀自然組的女生卻不再選讀自然組，吳懷遠認為社會期望的差別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他還指出，從晤談中發現有些原適合選讀自然組的女生不再選讀自然組的理由是：「覺得讀自然組太費腦筋、太辛苦了，害怕青春與美麗被折磨掉了」，而某些適合選讀社會組的男生之所以不願選讀社會組的理由是：「不喜歡死記，不喜歡背書」（吳懷遠，1982：31）。

此後，楊龍立（1993）有感於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性別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而直接針對高中學生主修科別與性別的關係進行研究，以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三個學年度的高中生、大學生爲對象，分析高中文理組男女學生人數、大學文理組男女學生人數、大學聯考男女學生之錄取率，結果發現高中階段男女學生的組別選擇具有兩項特點：其一是出現「男重理科、女重文科」的分化現象，而且持續向上發展；其二是組別選擇不易變更，中學階段的選擇對於未來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不同的學歷等級來看，高學歷對男生而言是謀職升遷的必要條件，對女生而言則可有可無，於是即使在以女生爲多的文科中，高學歷的部分仍以男性爲多；另外學業成就較高的男校就讀文科的人數比例愈少，而學業成就較好的女校就讀理科的人數比例愈高，可見理組被視爲較難的學科，因此能力高者才較願意選讀。就男女大學錄取率來看，無論是預估錄取率或實際錄取率，都是男高於女，而且隨著理組錄取率的逐年增加，導致男生在兩種錄取率都比女生高出10%

導，在高一時實施智力測驗、興趣測驗、性向測驗，以及數學成就測驗，輔導老師據此研判適合該生組別，附於選組輔導建議書中，供學生與家長決定組別時之參考（吳懷遠，1982：26）。

以上，而研究所仍是理科名額較多，連帶地女生在研究所階段的升學機會也就較少。

儘管楊龍立（1993）建議加強這一領域的研究，但是其後的相關研究仍然屈指可數。郭靜姿、林美和與胡寶玉（2003）以七十五到八十七學年度高中資優班畢業女性學生為對象，包括數理資優199人、語文資優108人、音樂資優209人、美術資優241人、舞蹈資優83人，共計840人，使其就角色覺知、生涯阻礙因素、潛能發揮現況進行自評，研究結果之一是數理資優女性在自我期許、社會結構、支持系統、專業發展、認同楷模及整體的內外在與生涯阻礙因素上均大於其他組別，可見女性在數理領域的學習生涯遭遇較多的困難與阻礙；陳建州（2004）根據「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資料，以2001年就讀於高中、高職二年級的學生為對象，將學校分為公立高中、公立高職、私立高中、私立高職四類，檢視學生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學生對自己的教育期望之差異，在性別差異方面，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在「繼續升學」的層次上並無不同，然而在「達研究所程度」則呈現對男孩的期望顯著高於對女孩的期望之情形，就學生自己的教育期望而言，在「繼續升學」與「達研究所程度」兩層次女生都高於男生，且達統計顯著，但是在「達研究所程度」的強度上，高中女生明顯高於高中男生，而高職男女學生則相當。

如上所述，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對於後續的升學、就業、生涯影響甚鉅，值得關注，而看似展現個人意志的自由選擇，其實充滿性別的意涵，誠如楊龍立（1993）所言，中學生的類組選擇行為應該相當複雜，受學科成就、興趣、未來志向、家長期望等因素之影響，但是卻仍呈現明顯的性別區隔。觀諸十多年後的今日，這項區隔仍然存在（如教育部2004年的統計所示），而時值性別平等教育成為教育改革議程之際，實有必要深入了解，但是既有的相關文獻多以計量的調查描述選組的性別差異，即使也試圖分析影響的因素，依舊難以說明究竟性別如何影響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或許諸多因素如能力、興趣、未來志向、家長期望，本身就是性別化的

(gendered)。

二、國外的相關研究

事實上學校教育的性別化在國外已有不少論述與研究，例如澳洲學者指出學校教育具有性別政權 (gender regime) 的特色，亦即在教育的實務中建構各種不同的男性氣質 (masculinity) 與女性氣質 (femininity)，依此賦予不同的名望與權力，並形成性別分工，而且與社會中的性別秩序兩相契合，中等教育階段的學術課程分流便是學校性別政權的具現之一 (如 Connell, 2000; Kessler, Ashenden, Connell, & Dowsett, 1985)。不過 Kessler 等人 (1985) 也指出學校的性別政權分析不易，因為某些重要的影響是間接的，有些機制在乍看之下並不顯得關乎性別，學術課程的選擇過程便是這樣的一個機制；加拿大學者 Gaskell (1984, 1985) 認為中學階段的課程選擇容易讓男女學生以為是個人的自由選擇，無法意識到性別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英國學者 Francis (2000) 在大倫敦地區三所不同學校對 100 位 14 歲至 16 歲中學生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讓男女學生各 50 位討論性別、學科與能力，結果發現在最喜歡的學科方面性別二分的現象已經模糊，而最不喜歡的學科方面則較遵循傳統的性別區分，在能力方面絕大多數的學生聲稱兩性在所有學科沒有差別，認為能力有性別差異的受訪者中大多數表示女生在所有學科的能力較好。Francis (2000) 指出這個發現一方面呈現傳統觀念的改變，一方面卻也可能是「公平機會」與「個人自由」的論述誤導女孩相信性別不平等已成過去，而掩飾了持續的不平等模式。

其他研究雖然並未直指高中學生的學科分組，對於性別化的學習態度、工作抱負之探討也有助於彰顯學校的性別政權及其機制，例如 Warrington、Younger 與 Williams (2000) 針對學校中的性別差距 (gender gap) 進行為期三年的研究，方法包括學生焦點團體訪談、課堂觀察、教師訪談，發現學生對中等教育普通證書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 考試所持的態度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同儕壓力與性別形象是主要的解釋因素。

一般而言努力用功對女孩而言是可接受的，努力用功的女生不會被同儕團體所驅逐，但是對大部分的男孩而言情況有所不同，他們需要順服男性氣概的形象以成為社會團體的一部分；Schoon（2001）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青少年時期的工作抱負與性別有關，男孩比女孩企圖進入科學方面的一種生涯，最受偏好的是工程，其次為自然科學，再其次為醫學科學，很少女孩有興趣成為工程師，她們寧可成為健康專業人員或自然科學家。但是這個模式在單性別學校被打破，就讀女校的女生較可能企圖發展科學家的生涯，就讀男校的男生較不可能考慮工程方面的生涯，可見學校環境在引導學生的發展上是極具影響力的。

從以上所述的國外文獻中可知，中學階段的課程選修亦呈性別化的現象，但是隨著女性主義、性別研究的發展，該現象的意義與原因之討論也跟著改變，最明顯的是早期賴以解釋的性別角色理論、性別刻板印象已經有所不足，性別關係理論（the theory of gender relations）希望補其不足，一方面連結微觀與鉅觀的性別權力關係，一方面解構僵化的性別角色與固定的性別認同（Connell, 2000; Kessler et al., 1985），換言之，個別的男人、女人並非只是被動扮演社會賦予的性別角色，其實個人的角色扮演往往反映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同時個人也在日常生活中主動建構性別關係，包括異性之間與同性之內的關係。此外，教育機會均等、個人自由選擇的理念與政策也可能將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平等轉為隱諱而不易辨識，此等論述與研究有助於本研究結果的詮釋與討論。

參、研究方法

筆者於九十二學年度上學期與臺灣南部地區一所男女合校的高級中學聯繫，在輔導主任的引介下與校長見面並取得同意，之後再與輔導主任討論細節，由於高一尚未分類組、高三課業較繁重，主任建議以高二同學為對象，經過各方面的思慮，決定各類組選一班，自下學期進入校園與學生進行班級

座談與焦點團體訪談。除了類組的差異，班級的選擇主要是考量任課的教師與時間的配合，班級決定後，在各班完成為時一堂課的座談後，再逐週展開焦點團體訪談。各班由學生自行分成10組，最後的組成人數每組最少3人、最多5人，最普遍的是4人一組。在性別組成上，30組中由兩性混合組成的有9組，第一組於93年3月1日進行，最末組於5月26日完成。

以焦點團體訪談蒐集資料的理由包括：可以和參與成員直接接觸、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大量的訊息、藉由團體的形式促進坦誠及參與（Vaughn, Schumm, & Sinagub, 1996），而最後一個理由可以稱得上是焦點團體訪談的特點：一對一、面對面的互動對有些研究參與者會形成威脅，團體訪談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讓成員分享想法、信念，透過團體成員之間的互動與討論，引發即興反應，有助於洞察成員的態度與認知（胡幼慧，1996；Madriz, 2003）。由於筆者與高中學生的社會距離甚遠，採行焦點團體訪談會讓研究參與者比較有安全感，因為先前曾經進行班級座談，所以團體訪談時研究參與者與我並非全然陌生，各組進行的地點都在該校輔導室附近的資料室，我的角色接近會議主持人，一開始向參與者表示謝意，說明團體訪談的目的，並叮嚀三項守則：盡量表達自己的經驗與感受、專心傾聽其他成員並加以回應、不打斷也不附和；接著簡單自我介紹並請參與成員自行命名在團體中的暱稱以拉近距離，之後才展開正式訪談。過程中經常留意促進每位成員的發言與討論，所有的訪談都在徵得參與成員的同意後進行錄音，力求保留訊息的完整與豐富。

就像任何方法，焦點團體訪談有其侷限，雖然各組成員由學生自行尋找，未必能夠保證每一組成員之間的熟識程度相同，不過，絕大多數的成員表示即使不是「同一掛的」²，因為都是同班同學，大抵都聊得起來，影響不大。儘管如此，對於主持討論的我而言仍然充滿挑戰，畢竟每一組所形成的團體動力並不一致，有些組別成員滔滔不絕甚至搶著發言，有些組別似乎

² 「同一掛的」表示一群人彼此之間非常熟悉，平時常聚在一起。

唱著雙簧互相接話，有些組別則言簡意賅彼此附和，無論如何，我都盡量適時提醒研究參與者團體訪談守則，積極鼓勵或個別詢問較少發言的人，當訪談接近尾聲時都會問及對如此訪談有何感受，多數組別與成員表示相當不錯，因為會思考之前沒想過的問題，又能聽到別人的想法。

誠如胡幼慧（1996）所言，焦點團體訪談所得的資料往往各組不一，難以進行嚴謹的對照、比較與分析。以本研究而言，雖然在第一次焦點團體訪談之前設計了訪談大綱，但是為了顧及訪談的自然順暢及討論的範圍廣度，作為團體訪談的主持者，我通常都尊重成員互動時所衍生的話題，且常使之成為下一組的探測問題，因此並非各組都進行一致的訪談，不過，這也正是焦點團體訪談的長處，比較具有「廣角探索性」（胡幼慧，1996：236）。儘管如此，基本上各組成員都被問及選擇特定類組的原因，繼而探詢其他考量因素，最後直接詢問性別是否影響選擇，有些組別則被要求對各類組特定的性別組成模式³或自己所選類組之外的另兩個類組表達看法，而這些問題便成為資料分析的主要依據，先以一班的訪談資料為準，逐組逐題濃縮內容，其餘兩班亦然，接著根據各組摘要並依性別進行初步統計。值得注意的是，在團體互動的情境中，並非每個成員對每個問題都能夠或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回答，焦點團體訪談與質性研究典範相容之處在於容許個人參與討論，歧異的意見與不同的觀點備受歡迎，目的不在於推論到更廣大的群體，而是引發成員從多元的觀點，對自己與他人的知覺、信念、態度與經驗進行較廣、較深的理解（Vaughn et al., 1996）。

在呈現資料分析的結果之前，有必要說明關於書寫的思考。如前所述，焦點團體訪談不止是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問答，更可貴的是團體成員之間的討論，因此讓讀者讀到或看出動態的對話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有助於讀

³ 所謂「各類組特定的性別組成模式」是指第一類組的學生組成男女比例大約是3：7、第二類約為9：1、第三類則是7：3，雖然這些比例是以本研究中三個班級的男女學生人數計算而得，但是根據該校輔導主任的簡介，該校各類組、各班級的男女比例大抵如此。

者理解成員的想法，另一方面讀者可據以判斷作者的分析與詮釋。不過，要呈現「動態的對話」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就像Richardson（2003: 500）所言：透過書寫，人們試圖把世界化為文字（word the world），然後不斷修改這個文字化的世界（reword the world），但是這個文字化的世界永遠無法充分地、精確地、完整地捕捉我們所研究的世界。在下文的分析與詮釋裡，我企圖保留焦點團體訪談裡的問答與對話，不過為了閱讀的順暢，會做適度的潤飾，也會省略我對成員所言的複述、摘要或確認，畢竟語言與文字仍然有別（Silverman, 2003），所有參與成員都已匿名。焦點團體訪談的對話，以及研究參與者話語的引用以楷體字型呈現，以與本文的內文字型有所區別。

肆、分析與詮釋

本文旨在了解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探究性別在類組選擇上所起的作用，根據訪談所得的資料⁴進行分析與詮釋，歸納三項研究結果。

一、興趣、能力是回答類組選擇原因的第一個反應，但是類組之間有別，顯示類組不只將知識分類，也分出高低優劣

當我拋出「為什麼選擇某個類組？」這樣的問題時，絕大多數成員的第一個反應不外乎興趣或（與）能力，以下各類組各舉一組為例。

我：妳們為什麼選第一類組？

可：像我的話就是物理化學都不太行，那理科不行，比較可以背誦的科目，所以就選了。

⁴ 30組訪談中遺失一類組那一班其中一組，由4位男生組成。

我：那其他同學呢？

Key：一樣是理科不行才念社會組啊！（其他成員附和）而且聽到那個就會想睡覺。

（一-1/20040301/4F）⁵

我：為什麼妳們會選擇第二類組？

莉：因為我本身就是滿喜歡數學的啊，我希望自己能唸數學系啊，所以就朝這方面走。

菇：我也差不多，主要覺得我要的科系不會用到生物，所以不想多讀一科。

家：喔，所以沒有選第三，選第二。⁶

菇：對！

我：那妳為什麼沒有選第一類？

婕：因為我喜歡理工。喜歡數學物理啊，化學就還好，我不喜歡背的東西。

（二-1/20040310/3F）

我：為什麼選擇第三類組呢？

佳：我的志願比較偏向二、三類這邊啊！然後我媽就說三類可能以後出來比較多選擇，我就填了三類。

庭：就是，自己的興趣在生物方面啊！

呂：對呀，就是三類比較多選擇啊！

譽：我不喜歡地理啊！（一陣笑聲）

⁵ 編碼的意義如下：一-1代表第一類組班級的第一組，其後為訪談進行的日期，最後標示小組成員的人數與性別組成，例如4F代表由4位女生組成。

⁶ 「家」為研究助理的代稱，在訪談中她除了扮演協助的角色，偶爾會加入談話。

我：那為什麼沒有選二類？
譽：因為滿喜歡生物的啊！
（三-5/20040407/2F2M）

從她／他們的回答裡不難發現自然類組並非男生的興趣或能力專利，女生也未必喜歡社會類組的學科或知識。但是這樣的「第一個反應」似乎並不如想像中簡單，在初步的統計之後發現：第一類組的成員比較傾向表示自己在自然類組方面的能力不夠，而二、三類組的同學則比較傾向表示自己的選擇乃興趣使然或考量未來出路。在9組一類班級26位女生、11位男生裡，有20位女生、10位男生提及「能力不足」，提及「興趣使然」者則有10位女生、4位男生，無人提及未來出路的考量；在10組二類班級5位女生、32位男生裡，所有女生及24位男生表示二類是自己的興趣所在，提及文科能力不好的只有1位女生、7位男生，提及未來出路的有6位男生；在10組三類班級14位女生、27位男生裡，提及興趣因素者有11位女生、8位男生，表示文科不佳者有3位女生、7位男生，三類這一班的成員常見的第一個反應還包括「可以跨組、選擇較多、出路較好」，如此回應的有4位女生、13位男生。茲將初步統計結果整理成表1。

表1 類組選擇主要考量因素次數分配與百分比

		能力不足		興趣使然		未來出路	
		人次	%	人次	%	人次	%
一類組班級 (37人)	女性(26人)	20	77	10	38	0	0
	男性(11人)	10	91	4	36	0	0
二類組班級 (37人)	女性(5人)	1	20	5	100	0	0
	男性(32人)	7	22	24	75	6	19
三類組班級 (41人)	女性(14人)	3	21	11	79	4	29
	男性(27人)	7	26	8	30	13	48

這樣的統計發現意味著什麼呢？其中一個可能是，在高中教育階段，學科／知識不僅被公開地分門別類，還隱含著高低優劣的價值，看似中立的學校教育常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機制對學生進行分流（楊龍立，1993；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02/1998; Gaskell, 1984）；從訪談中發現各類組所得的評價相當一致：一類的課業輕鬆、時間較多；二、三類的課業較多、較難、壓力較大，尤其第三類組被公認為最具挑戰、前景看好。在這樣的一致評價之下，難怪選擇一類的成員較著重能力的不足，而二、三類組的則較著重興趣與出路。

我：請你們談談對第一類組或是第二類組的想法是什麼？

許2⁷：第一類組的課業比較輕鬆吧！

我：嗯，然後呢？

許2：然後，就可以盡情的玩耍。

我：盡情的玩耍，那你竟然沒有選擇第一類組？

許2：如果選第一類組，就太墮落啦！

（三-1/20040303/5M）

我：你說自然類組是比較累的科系，那你對一、三類的看法是什麼？

Jay：一類一定是比較輕鬆。

恩：對啊！

我：那對於第三類呢？

恩：比二類累一點啊！

Jay：比較有壓力。

義：恩！

（二-8/20040505/3M）

⁷ 該組成員決定以姓氏稱呼，恰有兩位同姓，另外予以編號。

澤：我本來是第二類組啊，後來雖然說成績還不錯，但是沒什麼興趣，然後就到第一類組來。

運：我本來是第三類組的，後來因為成績太爛了，所以就轉到第一類了。

度：我上學期就是一類，然後因為數學、物理、化學那些都不太好，所以才選一類。

我：Andrew呢？

Andrew：一樣一開始也是一類啊！但是對他剛剛說那三科完全沒有興趣，就不讀二、三類這樣。

我：OK！所以你是對那些物理、化學、數學沒興趣。

Andrew：而且也沒實力。

我：對於其他類組有什麼想法？

澤：我是覺得讀三類就是那種神啊！才能專精，就是在三類才有出息。因為三類就是各科都要讀啊！才能考上醫科那種好學校。對啊！

(一-8/20040503/4M)

第一類組被視為課業輕鬆，成為一年級成績不佳者或二年級轉組的選擇，成員中有人提到學校老師會明講如果功課沒有比較好，選讀二、三類會很吃力（三-8/20040428/2F2M），或是告訴三類學生「轉去一類，混不下去就不要唸」（三-7/20040421/4M）。第一類組之所以被視為課業輕鬆，主要是因為被等同於「記憶的學科」，而「記憶」是比較容易的，第一類組有成員有同感：

咪：對！我們太悠哉了吧！

宛：對，我們很悠閒，就是想讀的時候再讀啊！

咪：像他們那種就是要靠累積，一次做一點點，慢慢做下來，我們到考前，就算真的之前都沒唸，要拚還是來得及拚回來這樣。

宛：因為畢竟都背的東西啊！

咪：對啊！就是看過背一背，統整一下就可以了。

我：喔～所以妳們對二、三類的想法是他們都很拚、很辛苦。

咪：比較辛苦。

（一-9/20040510/4F）

二、第一個反應中的「興趣」、「能力」充滿複雜的性別關係

究竟各類組的學科／知識價值何在？是一個值得探索並深思的問題，這裡要關注的是高中學生將學科／知識二分爲硬（hard）與軟（soft）兩個位階，而且透過「男生擅理、女生擅文」的論述建構知識的性別關係（楊龍立，1993；Arnot, 2000），具體而言，一類學科在知識位階中的低下與女性在性別關係裡的從屬連結，二、三類學科在知識位階中的優越與男性在性別關係裡的主控連結，形成學校中性別政權的一個面向（Connell, 2000; Kessler et al., 1985）。以下分成四個向度進一步分析與詮釋。

（一）選讀自然類組的女生絕大多數都強調興趣的重要，一方面顯得選擇所愛突破傳統，一方面似乎用來取得違反傳統的正當性

從表1可以看出，選擇二、三類組的女性成員絕大多數都強調興趣的重要，像二類第1組的茹就表示媽媽一開始以爲女生一定走一類，但是她照著自己的興趣，媽媽並未反對；同組的婕雖然聽學長姊說二類女生會比較弱勢，但是她認爲有意見就充分表達，也可向老師提出，她相信：「重要的不是去選班上情形怎樣，而是選你喜歡的科目。」⁸從某個角度而言，這些女孩都已突破傳統的性別期望，選擇所愛，但是另一方面，她們的「興趣宣言」似乎是用來取得「違反傳統」正當性的防護罩。二類第8組的男生恩就

⁸ 凡是前文曾引用過的組別不再另做標示。

說：「會唸自然組的女生就是比較有興趣啊！不然幹麻要選那麼累的科系？」

事實上，不少成員認為對自然組有興趣的女生不多，因為「女生擅文、男生擅理」，既然各有所長，興趣自然不同，各類組的性別組成也因而形成特定的模式：

我：對各類組的性別組成，有什麼看法？

君：會不會女生的頭腦就是（大家也發聲）有些時候轉不太過來？

瑤：對數理方面比較不好吧！

君：就是感覺對數理方面比較不那麼擅長。

我：喔～所以選擇二、三類的女生相對就少，那蘭呢？或瑜呢？

蘭和瑜（同時）：也是這麼認為。

（一-7/20040419/4F）

我：對於各類組這種性別組成模式有什麼看法？

宗：在選組以前，我覺得可能會受到成績影響吧！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女生的理科成績好像就比較差一點，對那方面就比較沒興趣。

（二-9/20040512/4M）

我：對於這樣的性別比例組成，有什麼看法？

柏：男女大腦構造不太一樣。女生大部分是那個語言方面的能力比較好，男生大部分是數理方面比較好。

我：哦～妳是這樣覺得喔！那其他人呢？

甲：興趣吧！通常像女生就會比較，就是興趣……怎麼講呢？

乙：可能就是比較不喜歡跟這些東西混在一起吧！

甲：對啊，自然。像有些女生看到蟲會尖叫，像我看到蟲是不會尖叫。

乙：而且像做實驗的時候，我聽一些人說，做實驗的時候容易手忙腳亂

的，那就很危險啊！

甲：還有那個理解力啊！男生通常理解力比較強，一般來說，對那個自然方面的，然後女生會比較弱，有點吃力那種感覺。

（三-6/20040414/3F1M）

就算女生選擇自然組，她的「興趣」也有特定傾向，一般而言比較偏向三類，因為二類的科目單調、剛硬。

我：對於各類組的性別組成有什麼看法？

流：可能女生比較喜歡生物吧！因為二類都是物理、化學，太單調。

（二-4/20040407/4M）

我：對各類組男女比例有什麼看法？為什麼二類女生特別少？

意：嗯，電機方面，女生應該比較沒有興趣吧！

我：那其他人有什麼想法？

杓：女生如果走自然組方面大都會朝醫學那方面發展吧！因為她們在操作機器方面，應該……（被打斷）

鐵：對呀，醫學、藥學、生物學啊！

怡：看過那個類組啊，我覺得二類的侷限範圍比較小。

鐵：二類多在電子、電機、資訊工程那方面的吧！比較剛硬一點的東西吧！

（三-3/20040317/3F1M）

儘管如此，還是有女生因為興趣而選讀二類，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大學甚至職場，又是如何？當我們討論對各類組性別組成的看法，一類第9組的宛表示二類的出路與機械有關，女生比較不會去讀，咾分享了自己姊姊選讀二類的經歷，她說姊姊就讀某國立大學資工系，是一個很好的學系，一開始

讀得非常有興趣，可是後來漸漸不想讀了，甚至以後也不想從事相關工作，因為姊姊發現再怎麼有興趣也比不過男生，而且將來進公司都是男生，咪覺得姊姊這樣的轉變是很令人感傷的。

綜合上述，可以看出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並不只是取決於「興趣」、「能力」，「興趣」、「能力」本身是性別化的，軟性類組屬於女孩，硬性類組屬於男孩，一個女孩除非特別有興趣，否則不要也不會輕易越界，就算越界，還是往「適合女性」的學門靠攏，如果真的選擇二類，可能仍然競爭不過男生。

(二)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呈現性別上的差異，影響高中生的類組選擇，但是家長期望往往與傳統價值觀念，以及未來就業考量緊密相關

傳統價值未必總是直接影響個人，更可能透過家人發生作用，雖然較少成員對於類組選擇原因的第一個反應是「父母的期望」，但是當我探詢其他考慮因素時，家長的想法就常被提及，也有成員認為傳統觀念、父母期望多多少少影響了各類組的男女比例模式。

我：你們選擇第三類組還有沒有受到什麼其他因素的影響？

守：父母啊！會希望讀一些比較符合現在那種比較好找工作之類的啊！

永：噢，對，我也是父母耶！因為我們家那邊的人，大部分的男生都唸三類啊！然後女生一類都很厲害啊！都在第一志願、第二志願那邊徘徊，考上的都是很好的學校，都是公立的，所以我們那邊蠻競爭的。

我：你的爸爸、媽媽兩邊的家族。

永：都很厲害，真的！

我：而且女生都是一類的，男生都是三類的。

永：都是啊！全部都是！

我：而且都是唸得很好。

永：還不錯這樣子。

我：所以，爸媽也會希望你去唸三類，因為你是男生。

永：對呀！好像，不知道耶，應該吧！好像也是沒什麼影響，因為就是我自己想要讀三類啊！三類其實也不錯，然後就讀了，一類就是說儘量不贊同。

我：儘量不贊同，有沒有說理由是什麼？

永：沒有，他們覺得男生唸一類怪怪的。

我：他們這樣子想，那你自己呢？

永：我自己喔？我自己也是覺得怪怪的啊！

(三-9/20040505/4M)

我：對於各類組的男女比例狀態你們怎麼說？

聖：在臺灣的教育制度下，還是有些人女生就是多多少少那種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有這種當基礎教育模式教出來的話，可能會想說女生應該就是要文的，男生就是要武的，所以變成說，女生一定要選社會組，男生就是自然組。

賢：我覺得臺灣這樣子其實受傳統觀念影響滿深的，就是像聖說的男主外女主內，常常有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嘛！所以父母親通常都是覺得女生讀到一個學歷就好了啊，就是不用成為那種強人，所以那種讀自然組高科技的，到最後地位會比較高啊！

(二-9/20040512/4M)

二類第4組的王覺得大部分的家長還是比較期望自己的孩子選讀自然組，我追問原因，同組的流接話：「男生就是要讀自然組，有些家長會這樣想。」王接著說：「而且讀自然組出路會比較多。」他並以自己的家裡為例，就算女生選自然組，家長會希望女兒去學復健、藥學或讀醫生除外的醫學系，流也附和著說：「像護士啊、藥師啊這些都不錯，家長這樣想，因為

很多就業方面，性別差不多也是這樣。」王表示這種現象很難突破。

儘管如此，傳統價值並非毫無鬆動的跡象，雖然在訪談過程中聽到的說法大多是父母希望兒子走三類、讀醫科，但是也有成員提出家長「逼」興趣在一、二類的女兒選三類的例子，主要是著眼於將來考大學、找工作的出路（一-10/20040524/2F2M）。此外也有不少男女成員表示家長聽任並支持自己的選擇，有些父母則是從較長的子女的求學經驗得到「教訓」，三類第8組的花說了姊姊的故事，姊姊當初對二、三類沒把握，就選一類，而班上功課比她差的卻大方地選了自然類組，最後她們都考上國立的、不錯的科系，自從花就讀國中時期（她和姊姊差四屆），媽媽和姊姊常以這個經驗對她耳提面命，成為她選擇三類的影響因素之一。

（三）選擇第一類組的男女處境值得注意

1. 選讀第一類組的男生之「男性特質」容易遭受質疑，雖然有成員肯定自己的選擇，但是多數表示出自無奈。

從上述傳統的價值、父母的期望來看，就讀第一類組的男生處境頗為艱辛，就像從二類轉一類的澤分享當初「男生沒讀理工很丟臉、讀理工才有優越感」的掙扎，不過，由於他在二類班級裡的學習表現優異，轉組是因為對文學的興趣，所承受的壓力可能不同於因為理科不好而選一類，或因為在自然類組成績不佳而轉到一類的男生，只要「女生文科強、男生理科好」的論述存在，因為理科不好而讀一類的男生便可能引人側目。誠如三類第9組的永說的：「覺得男生唸一類怪怪的。」更有甚者，第一類組男生的「男性特質」常受到別人尤其是自然類組的男生質疑。

咪：我記得很多同學都說讀一類會變得比較女性化什麼之類的。

啾：他們會覺得男生不要（進一類），而且不喜歡那種。

M：對～對～（一直附和）

咪：而且自然組都會討厭社會組的男生。

M：我覺得那種討厭社會組男生的比較多。

咪：對！有的男生是那種很男生的男生。

M：他可能說不想轉一類，就會覺得班上男生太女性化。

咪：對！他們都會覺得轉進來會變得很噁心，就是講話什麼的！

M：而且他們有一些男生心態很糟，也是會認為說自己很man。（大家：對！）然後一類男生很C，就瞧不起，（小咪：對啊！）我覺得有一些二、三類的男生會批評一類的男生說怎麼那麼像女生啊！是不是Gay啊？（大家附和）

宛：對啊！問說是不是Gay？

這是一類第9組4位女生的討論，而就讀第一類組的男生怎麼看待自己的類組選擇呢？如表1所示，10位男生中除了澤以外，都提及自己的理科不行，若非如此，選擇可能就會不同；第10組的直表示如果數學夠好也想選三類，因為將來的出路比社會組還要廣，同組的越也說因為數學不好不能選擇自然類組，不然會比較吃虧，不過越似乎還是肯定自己的選擇。當我問及對於各類組的性別組成有何看法時，他說：

應該是說自己興趣的科目跟功課不同吧！或是說對未來畢業以後，可能選大學的科系或是以後就業環境，他們想要得到什麼職業，應該會影響比較大吧！並不是說自然組就一定要讓男生讀，然後女生不能來讀啊！或是說社會組只能女生讀，男生讀就覺得這個男生怎麼怪怪的，其實應該是針對他們的未來，像我們社會組就可能比較文法商，比較有這個興趣的人才會來讀，所以應該是未來職業影響較大。

2.選讀第一類組的女生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其選擇也受到「自然類組女生較少」這個傳統或事實的影響。

就傳統的眼光來看，女生選讀一類是阻力最小的路，在訪談過程中，不少成員對於各類組的性別組成視為理所當然，例如二類第6組的3位男性成員

的說法：

我：你們對於各類組性別組成有什麼看法？

尼：原本就這樣，可能就想說理所當然啊，然後就都選那個類組。

我：其他人呢？

河：也差不多是那樣吧！因為之前，前幾屆女生幾乎都是選一類啊，比較少有人有興趣想要選二、三類。

S：我覺得應該是，也是跟著大家的腳步走，很多年就這樣，就一直這樣下來啊，爸爸媽媽小時候就跟我們說，在他們讀高中的時候，他們就是這樣分的。

（二-6/20040421/3M）

但是從性別的觀點加以考察，未必如此理所當然，就像一類的男生一樣，相當高比例的一類女生其類組選擇是因為理科成績不夠理想，不同的是，在「女生適合讀文」的觀念下，所承受的壓力較小，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觀念可能促成女生不必選擇，順理成章地就讀一類。而且「自然類組女生較少」這個傳統或事實本身就會影響女生的決定，當我問及性別對於類組的選擇是否有所影響時，傲斬釘截鐵地說：

絕對有！因為一年級剛上來啊，我想說我一定會選自然組，因為我國中時候化學很好，然後到高中化學就變爛，而且就聽人家說啊，二、三類組女生很少，班上就沒幾個女生，然後我就很怕被分到班上就只有我一個女生，那我就不知道怎麼辦，就蠻擔心的啊！所以就選文組好了。

（一-4/20040329/2F2M）

傲的擔心並非特例，一類男生也有成員表達類似的焦慮，像第3組的朱說：「怕女生很多很奇怪」、「不習慣跟女生相處」；第8組的澤在考慮轉

組時除了有「男生應該讀理工」的障礙之外，也慮及「二類男生眾多，有話就說，容易相處」的好處。再回到一類女生的情況，傲所說的化學成績變化值得關注，雖然各類組絕大多數的成員並未挑戰「女生擅長文科、男生擅長理科」的說法，但是一類第9組4位女性成員在訪談的討論中觸及老師對不同類組上課態度不同的問題：

M：其實我覺得老師有差耶！就是在對自然組跟社會組。

啾：差太多了。

咪：心態吧！因為像我們學的東西，他覺得我們只是學一點點就好。

M：對！像尤其是那個什麼，自然科目，什麼化學。（大家笑）就會說什麼，這個就這樣啊！我點一下，反正考試就那個題目看一看啊！反正你們也不懂。

咪：對！說實話真的不懂，可是聽到心裡還是很難過。

M：會有這樣的感覺。

咪：可是雖然說這樣，不過我覺得我們社會組的老師也會對自然組的學生這樣吧！

啾：好像都畫重點。

咪：對！他們都畫重點。

M：然後上課就一直講話、聊天、打屁這樣子。對！

稍後，論及對各類組性別組成的看法時，M和咪都覺得女生數理不好有受到後天的影響，咪說：「像我們現在進到社會組，我們看到化學其實是跟我們高一學的東西一樣，可是我們會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們已經是社會組了。」M附和：「就像我們現在數學考不好，就會說（咪：社會組嘛！）明明就社會組，是為了什麼要考數學？（其他人笑）」這些經驗都值得深入了解，或許「女生不諳數理」、「男生文科不行」並非天經地義，而是受到更為複雜的因素所影響。

(四)選擇自然類組的男生面臨及形塑的性別文化值得關心

按照傳統，選讀自然類組的男生就像選讀第一類組的女生一樣，也是走在阻力最小的路上，但是如果以性別的觀點加以檢視，可能蘊含不同的意義；相對於女生選讀自然組必須強調興趣，選擇硬性類組對男孩則是責無旁貸，除非能力不行或讀不下去，一類這班至少就有2位男生因為成績太差從三類轉來，從二類轉來的澤在原班成績優秀，轉組是因為興趣，卻表示當初在決定轉組的時候非常猶豫：

澤：就是覺得說，男生沒有讀理工就會覺得很丟臉啊！就是自己對自己的期望，覺得讀理工這方面就是比較有優越感。

我：噢，這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啊？

澤：以前從傳統就是這種價值啊！後來就是老師有講說，其實興趣比較重要，才慢慢把這個想法丟掉。

以下就讓我們仔細地分成二、三兩類進行分析。

1.第二類組的男生

猶如二類的女生，很多二類的男生表示自己的選擇是因為對理工有興趣，不同的是，「興趣的宣稱」對二類女生可能有防護罩的功用，但對二類的男生而言則是名正言順。不過，也有成員採取消去法，亦即未必真對二類有興趣，而是因為不喜歡一類需要背誦，也不喜歡三類多一科生物，例如第8組3位男生和第9組的賢，其中第8組的恩還表示讀二類的差不多都是如此。而這樣的選擇也有性別的意涵，例如當我進一步探詢類組選擇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時，第6組的河說：「以前的同學說想讀二類啊，所以大家就一起來讀。」我繼續問：「一年級的同學都選二類？男男女女都到二類嗎？」他答道：「沒有，女生都到一類去了。」當我們直接討論性別是否影響類組的選擇時，同組的S說：「多多少少有一點吧！因為傳統整個下來，讓

男生比較覺得應該讀理科方面的東西。」這裡當然不是質疑二類男生的興趣宣稱，而是要指出所謂的興趣並非完全無關性別，有關對同性同儕的需要，後文將加以討論。

在別人的認知裡，二類的男生又是如何？當我問起對各類組的看法時，一、三類的成員幾乎不分男女，最常出現的反應是：非常愛玩、十分吵鬧、讀書風氣不好，還包括教室髒亂、無聊、很色、很臭、暴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評價往往被歸因於男生太多、女生太少：

可：我覺得二類讀書就是風氣不是很好，感覺一類比較會讀書，那種讀書風氣，我當初是這樣想啦！就是，因為都是男生居多啊！感覺就是很亂！感覺啦！感覺啦！

Key：以往不都是男女的人數差不多嗎？可是男生有時候也會比較多兩三個，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多那兩三個，可是整體起來就是很吵。

這是一類第1組女生成員的說法，一類第4組曾經讀過三類的男生晝提及自己的類組選擇僅限一、三，二類不予考慮，「因為都是男生，很臭！」三類第9組的男生守說完一類比較安靜因為女生比較多之後，接著說二類比較暴躁因為都是男生。有趣的是男多女少對於不同性別的成員似乎有不同的意義，一類第6組4位女生中有3位表示最想選二類，因為幾乎都是男生，女生去會變寶，而女生太少則是三類第8組的黑和第9組的玉不選擇二類的原因之一，黑解釋道：「我覺得，全部都是男生的話，會一起搞鬼吧！因為二類真的常常男生全部臺客⁹一起共惡，就是全班一起用啊！沒有女生調和一下吧！」

⁹ 時下高中學生術語，形容一個人俗氣的樣子。

至於公認的「愛玩」又是如何呢？有些成員約略提到，三類第8組女生花說：「二類很瘋啊！他們就是天天在玩啊！很誇張！」同組男生墨繼續說明：「因為當初阿魯巴¹⁰還沒有禁止的時候，他們就天天在阿，呵呵！」也有成員在我的追問下詳加描述：

我：你說第二類組是因為男生很多、很臭……

書：會玩無聊的遊戲。

傲：對！

我：會玩無聊的遊戲？能不能說說看什麼意思？

書：就是一堆男生會把其中一個男生撲倒。

琥：三類不會嗎？

書：三類也會，但是三類比較少，二類最常。

妃：對！

書：那～撲倒之後就上下其手，之後就散掉，然後就剩一個男生躺在地上。（大家笑）

我：你覺得躺在地上的那個男生，是怎樣的？

書：就很空虛啊！

大家：哈哈哈哈！空虛。

書：就大家一直鬧他之後就大家都散了啊，而且散得很快。

我：那你覺得是玩笑呢？還是？

書：是玩笑～可是我覺得很無聊。

當然也有一些正面的評價，例如理工強、體育好、很用功、活潑可愛，而且就像1位二類男生（第9組宗）所說的，以讀書風氣而論，各類組都有好

¹⁰ 國高中校園中流傳的一種男性遊戲，數個男生架起一個男生並叉開他的兩腿，朝牆壁或樹木衝撞。

有壞，所以對別班或對別組其實沒有太多批評的資格，不過還是有成員認為環境、風氣的影響很大，一類第8組的男生成員是這麼談論的：

我：對二類有什麼看法嗎？

運：二類，我覺得二類都很吵！（旁邊有人笑）

我：二類都很吵？喔～好！其他兩位呢？

度：嗯～二類就是男生之間相處得比較，就男生去那邊，可能再怎麼不活潑，最後也會變得很那個，很江湖這樣啊！（有人笑）

2.第三類組的男生

也許因為三類被視為選擇多、出路好的類組，從表1的統計可以看出，男生成員中考量未來出路的比例高於以興趣為依歸者，其中有什麼樣的性別意涵呢？如前文有關家長對於兒女的期望所做的討論，多數父母仍然對兒子抱持較高的期望，即使支持女兒選讀三類，未必希望她唸醫科，但是多希望兒子將來成為醫生。事實上在詢問影響類組選擇的其他因素時，三類男生最常提到爸媽的期望，即使未選擇三類的男生也感受到這樣的期許，如二類第8組的Jay認為父母也可能導致各類組性別組成的差異，他說：「可能父母都比較希望自己的男生的小孩子做一些什麼醫生方面的……就是比較有穩定的薪水的工作，然後他們就會往那邊……就是叫你去那個啊！」一類第3組的朱也表示媽媽希望他當醫生，可是自認在理科方面沒有天分。

此外，同學或朋友的影響也是三類男生考慮的因素，第1組的孫提到：「同學的慫恿，他們認為結伴一起讀第三類組，遇到功課上的困難，大家都差不多。」第6組的纖也表示之前的朋友選三類，自己就跟進，第8組的黑甚至從國中時期就和一群功課很好的同學約定選擇第三類組，結果整群真的全部都讀三類，我並未追問這些成員所指的同學、朋友的性別為何，不過第4組的彥有點像二類第6組的河，指

出他的選擇是因為高一同班的男生幾乎都選三類：

我：為什麼選三類？

彥：不知道選什麼啊！

靖：因為文科都很爛

彥：對呀，不想讀第一類的啊！那就二、三選啊！

我：那你為什麼還是選擇三？

彥：因為大家好像都選三啊！（引起一陣笑）

我：大家指的是誰？

彥：同學啊！

我：同學都是這樣選，是指要好的同學嗎？高一那個班全班都選第三類組？

彥：就男生幾乎都選第三啊！

整個來說，自然類組的男生類組選擇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可能不小，就像三類第5組女生庭說的：「一般社會上會認為自然組就是男生比較多啊！然後有些男生，可能就算成績爛呀，他也不會去讀一類！」、「例如他的數學比較爛啊，他也會想說一類男生少，二、三類男生比較多，所以就選擇二、三類。」換言之，男生的類組選擇可能未必關乎興趣、能力，性別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覷，儘管他們自己未必察覺或願意面對。

相較於二類的男生，三類的男生並未受到直接的評論，一、二類成員對三類的看法大致都是針對整體，而且正向的評價居多，諸如認真、兼顧各科、讀書風氣較好，但是一類第8組的Andrew則認為：「有一些三類確實也很認真，就是真的是為了想要豐富自己的知識而真的在努力，阿有些是真的去混，主要是要跨組考。」

三、少數成員直言類組選擇受性別因素影響，多數成員則表示未受影響，但是可以察覺性別化的傳統價值、父母期望對別人的影響

很矛盾也很有趣地，儘管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充滿性別關係與意涵，但是當我直接詢問性別是否影響她或他的選擇時，正面回應這個問題的成員絕大多數的回答是否定的。經過初步統計得知，一類37人（26女11男）中共27人（18女9男）回答、二類37人（5女32男）中共31人（2女29男）回答、三類41人（14女27男）中共37人（13女24男）回答，其中持肯定回應的包括一類1女3男、二類1女4男、三類2女4男，無法確定的包括二類3男、三類5男，其餘全都否認性別影響其類組選擇。茲將統計結果整理成表2。

表2 各類組男女成員回應性別是否影響類組選擇的次數分配

		是	否	無法確定 ¹¹	未答／未問 ¹²
一類 37 人	女生（18 人答）	1	17	0	8
	男生（9 人答）	3	5	0	3
二類 37 人	女生（2 人答）	1	1	0	3
	男生（29 人答）	4	22	3	3
三類 41 人	女生（13 人答）	2	11	0	1
	男生（24 人答）	4	15	5	3

首先來聽持肯定答覆成員的說法，擔心班上同性人數太少是主要的考量之一，包括前文提過的一類女生傲（第4組）、男生朱（第3組）和澤（第8組），而未提過的三類男生杓（第3組）說道：「社會組男生比較少嘛！那

¹¹ 「無法確定」是指成員不置可否，諸如「還好吧」、「差不多」、「應該沒有吧」。

¹² 「未答／未問」是指有些成員並未正面回應，我也未做確認，而在起初的一些組別中我也未如此直接提問。

自然組男生就比較多啊！如果跑去社會組的話，感覺還滿怪的吧！而且，到最後搬書就是那幾個去搬啊！」三類女生姍（第8組）也表示二類女生太少，萬一交不到一個談得來的就會很麻煩。另一方面，同性人數太多也未必受歡迎，像剛才提及三類的姍雖然怕二類女生太少無法結交好友，卻也不喜歡一類裡女生太多：「社會組的女生太多了，然後會耍心機的樣子啊！」三類男生墨（第8組）和玉（第9組）也表示二類男生太多，女生太少，所以不選，同類的帥（第9組）直言：「有時候上課就可以多看一些女生啊！這樣子就會比較有精神上課啊！」我回應：「要看女生一類不是更多？」他答道：「一類沒什麼刺激感。」¹³有些成員則流露出對某類同性的厭惡，像一類的男生晝（第4組）就認為二類的男生很臭、很色、愛玩無聊遊戲，所以選組只限一、三類。

除了同性人數的考量，回答性別影響類組選擇還具有順應或挑戰傳統的意味；二類的男生S（第6組）所說的類組選擇多少受性別的影響，指的是傳統觀念裡男生就該讀理工方面的東西，而三類的女生鐵（第3組）所謂的受性別影響是指突破傳統的類組性別區隔：

我是覺得女生大部分都會想要走社會組，就是會比較輕鬆啊！而且就不用這麼累，多花時間在背的上面啊！然後我就想要不一樣一點，我不會想要跟大家都一樣，就是讀得很輕鬆，高中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成就感。¹⁴

最後要思考的是，這麼多的成員否認性別影響其類組選擇的意義為何？從先前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當我探詢影響類組選擇的其他因素、對各類組性別組成有何看法時，其實很多成員對於社會傳統的性別價值是有所覺察的，但是大多表示那是過去，現在已經不同。三類第6組的女生甲認為性別

¹³ 帥之前表達過選讀三類是尋求刺激，因為三類具挑戰性，比較有刺激感。

¹⁴ 澳洲學者有類似的發現，某些年輕女性貶抑傳統的女性學科與職業，覺得自己比那些做了傳統選擇的女生還優越（Aveling, 2002）。

不會影響類別選擇，因為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時代，二類第9組的聖和賢也是如此，他們都提到「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致使「男生讀自然，女生讀社會」，不過年輕的一代如他們已經不再有這種想法了：

聖：女生一定要選社會組，男生就是自然組，我們這一屆還是會有這種情況出現，但我想這種情況在未來應該慢慢會減少，因為像我們這一屆如果長大的話，這種觀念在我們這一屆應該是已經不存在了。

我：聽起來好振奮，好有希望。

聖：對，因為不會再存在說女生應該要去選哪一組才会有前途，就是不可限量的。

賢：常常有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嘛，以前就是這種觀念啊，所以父母親通常都是覺得女生讀到一個學歷就好了啊，就是不用成為那種強人，所以那種讀自然組高科技的，到最後地位會比較高啊！我是覺得不應該有這種想法，因為現在提倡男女平等的觀念愈來愈……

我：愈來愈普遍嗎？你的意思？

賢：對、對。

另外一種常聽的說法是自己沒受傳統束縛，但是別人無法掙脫，例如當我試探性地問一類第7組的4位女生：「會不會因為是女生所以選社會組？」4位都異口同聲地否認，但是當其中的蘭提出：「有些人會覺得選一類的男生怪怪的」，她自己及其他成員又異口同聲地批評那是刻板印象。同一類第9組的4位女生更是直接表示自己的選擇未受性別影響，受影響的是別人，尤其是男生，以下便是我與這組成員的一段對話：

我：我剛問說性別對妳們選組有影響嗎？妳們剛幾乎都說沒有嘛！

大家：我們沒有，是別人。

我：妳們要說會影響是比較會影響到男生？¹⁵

大家：對！

咪：就我們自己覺得。

我：可是很多男生也大部分都回答沒有。有啦！有的人會承認說有，就是你們剛講的，有男生覺得去一類，他們沒有講得那麼白，沒有說怕女性化，他們只是說一類那邊女生很多，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去那邊沒有話題啊！

咪：講得太委婉了！

M：太婉轉了，私底下講得多抨擊啊！

咪：對！

M：轟轟烈烈！

我：這樣子喔！可是妳們剛剛的說法，我也覺得很有趣，因為也有女同學或是男同學會覺得說，女生選一類組還是多少受到一些傳統想法的影響，因為以前學長姊都是這樣，就是女生大部分都選一類或三類。

咪：可是我們會是覺得說因為是我們的文科比較好，並不會是其他學長姊都這樣選，我們只是單純的覺得我們的文科比較好。

M：可能真的有人這樣想吧！只是我們這幾個沒有這樣覺得。

事實上，絕大多數否認性別影響其類組選擇的成員往往仍然回歸到對興趣、能力（或成績）的強調，例如三類第7組的男生B、C、D都表示自己的興趣比較是數理方面，而且成績也比社會科目來得好，類組選擇與性別無關；二類第8組的3位男生也表示自己的選擇是因為興趣，其中恩還說：「性別有關係就唸一類了啊！幹嘛唸二類？」我請他澄清，他繼續說：「怎麼可

¹⁵ 這段談話的上文是這些女生為一類男生的男性特質受到二、三類男生的質疑而打抱不平，其間又提到從自然組轉來的男生很難找到朋友，因為社會組的男生都不運動。

能對男生有興趣？對女生有興趣就唸一類呀！」

這項研究結果的意義可能是讓我們了解，參與焦點團體訪談的這些高中學生存在某種程度的性別意識，尤其是對於傳統的男女價值多能有所領悟，而且對於所處班級的性別組成具有敏感度，然而對於學科／知識的分類與性別之間複雜而細緻的關聯則較少能夠體察，絕大多數仍把興趣／能力本質化，認為個人乃依興趣／能力做類組選擇，與性別無關。儘管其中三類女生鐵有意識地想要走與大部分女生不同的路，但是在小組討論中，她還是認為二類多在電子、電機、資訊等方面，屬於比較剛硬的東西，女生應該比較不會有興趣，因此二類女生特別少。

伍、討論與啟示

以上的研究結果與之前國內的相關實徵研究兩相對照，有維持不變者，也有補充先前未受注意之處，前者包括：不同類組的性別分布傾向「女生選文、男生選理」，「文組容易、理組較難」的信念深植人心，學科能力是類組選擇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大抵仍然男女有別，理組女性學生在進階的學習與職場的發展上容易遇到瓶頸，不適合選讀自然類組的男生仍然就讀自然類組，理組的未來發展較被看好（吳懷遠，1982；陳建州，2004；郭靜姿、林美和、胡寶玉，2003；楊龍立，1993）；後者包括：學生與家長都有能夠跳脫性別框架而選擇類組、表達期望的案例，選擇同一類組對女生與男生有不同的意義，興趣比較是選擇非傳統類組女生的護身符，而能力則是選擇非傳統類組男生的擋箭牌。選擇非傳統類組的女生之間仍有區隔，例如多選第三類組而非第二類組、多以醫科以外的科系為職志，選擇非傳統類組的男生承受較大的壓力，例如其男性特質遭受質疑、對自己的能力無法肯定，性別組成不同形塑不同的班級文化與個人期待進而影響類組選擇，類組選擇傾向追隨同性同儕。以下將進一步根據國外的相關文獻對上述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引伸出對性別平等教育研究與實務的啟示。

Kessler等人（1985）批評性別與教育的探討長久以來由性別角色概念所引導，但是這個概念誇大了個人態度的重要，弱化了社會結構的力量，主張重新思索性別與教育，提出性別關係理論，直陳性別關係中的關鍵面向之一便是權力。他們對澳洲的中學進行實徵研究，發現學校作為一種制度（institution）存在著性別政權，亦即學校中有些模式會建構出各種男性氣質、女性氣質，並將這些氣質依聲望與權力加以排序，且在制度之內建構一種性別分工。就本研究而言，類組區分可以算是高中裡的性別政權，從訪談中可以發現成員的分類包括就讀自然類組的男生（其中還分二類的男生與三類的男生）、就讀社會類組的男生（其中還分一開始便選社會類組的男生和由自然類組轉去的男生）、就讀自然類組的女生（其中還分二類的女生和三類的女生）、就讀社會類組的女生（其中還分和男生很熟的女生和與男生不熟的女生），各種類組和各種男女的聲望和權力有別，就像Kessler等人（1985: 43）說的：「高中提供的學術課程本身就與社會中性別的權力關係互相連結」。

不只學術課程，學校教育制度以多重的方式被性別化，同儕團體也是其中之一（Connell, 2000; Warrington et al., 2000），Kessler等人（1985）的研究已經指出，正是在非正式的同儕團體生活中，大量的性別政治被達成。本研究也發現同儕互動之間的性別關係，例如一類男生所遭受的側目與質疑，而這背後所承載的是「男性氣質等於數理科技」的性別文化、性別秩序，對於自然類組的興趣、能力成為男性氣質定義的一部分，相對地，對於社會類組的興趣、能力成為女性特質定義的一部分（Gilbert & Calvert, 2003; Kessler et al., 1985），於是多數女生選擇一類便是理所當然，選擇自然類組的女生特別需要以興趣為由，合理化自己的選擇。

不過，透過自由選擇的機制、興趣能力的論述，類組分流便顯得與性別無關（Gaskell, 1984, 1985），Kessler等人（1985）曾經指出學校中的性別政權難以分析，因為某些重要的影響卻十分間接，所涉及的機制乍看之下又與性別無關。本研究的參與成員絕大多數都否認性別影響其類組選擇，從樂

觀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性別平等教育的成效之一，但從另一個觀點而言，也可能是性別平等教育的瓶頸之一。因為性別關係或性別政權可能以更細緻、隱晦的方式發揮作用，讓女生男生都相信性別權力不平等已經不存在，按照自己的興趣、能力選擇類組，最後，她／他只能接受選擇的結果，如果遇到問題，也只能怪自己未能做好明智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分流的研究大多發現，不管學校中的實際狀況多麼具強制性，學生仍然大都相信是自己所做的選擇，如此一來，學生的選擇既建立於既有的結構上，也成為再製那些結構的一部分（Francis, 2000; Gaskell, 1985）。

這些研究結果對於臺灣性別平等教育的研究與實務有何啓示？就研究的部分而言，首先，國內的相關研究較少著眼於高中階段學生的類組選擇及其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其實類組的選擇攸關男女學生進入大學及職場的發展，值得研究者關注，本文就各類組異性之間、同性之間探索學生選擇的性別意涵，後續研究可以針對單一類組進行更為深入的了解。

其次，雖然已有學者呼籲不要單獨只看性別的面向，而要了解性別如何與其他主要的社會關係如階級、種族同時運作（West & Fenstermaker, 2002），對個體的學校教育及人生機會產生作用，但是Gaskell（1985）指出，以往的分流相關研究往往只突顯了階級的差異，而忽略了性別的差異，要在同一個流之內性別的區隔才會出現，就像在同一學術／升學取向的高中之內類組的性別區隔，或同一職業／訓練取向的高職之內科組的性別區隔。本研究的參與者同屬一所學術／升學取向的普通高中，可以說是適合聚焦在性別這個社會關係的，不過本研究僅限於探究學生的經驗與觀點，後續的研究不妨著眼學校內部的相關機制諸如課程選修、選組輔導、教師態度等之運作。

第三，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以了解高中學生的類組選擇，有助於達到廣角探索的目的，而且透過小組的互動與討論，以及研究者的傾聽與回應，成員也能較為深入地思考並表達類組選擇的影響因素，以及性別於其中所產生的作用（Carspecken, 1996），使本研究得以發現未受先前研究注意之

處。但是誠如胡幼慧（1996）所言，焦點團體訪談所得的資料往往各組不一，難以進行嚴謹的對照、比較與分析，因此對於個別學生的選擇策略與決策路徑，以及性別化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型態如何作用其中，有待後續研究採用多元方法諸如參與觀察、個別訪談、生命故事等深入了解。

就實務的部分而言，也可以提出三個啓示：首先，高中階段的類組選擇並不僅是個人的興趣性向，也是學習的能力證明，更涉及未來的職業生涯，而興趣、能力乃至生涯在在具有複雜的性別意涵（郭靜姿、林美和、胡寶玉，2003；Schoon, 2001），尤其是傳統的觀念仍然發揮不可輕忽的影響力，而那個傳統的觀念又往往是性別偏頗的，要打破性別的框架勢必面臨艱鉅的挑戰。當我們的文化還是把男性氣質與數理自然打上等號，當我們的勞動市場還是把特定的職業加以女性化或男性化，並不是改變個人的態度就能扭轉情勢的。這樣的說法是要彰顯社會結構的重要，而非否定個人在既有結構中的能動性與自主性，例如有些父母的確逐漸看重子女的興趣與能力，學生因為老師的「興趣重要論」而慢慢卸下傳統的包袱，男女學生都有人按照自己的興趣而不是性別的期望選擇類組。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興趣、能力也不全是自然生成、無關性別。

其次，各類組中女孩和男孩的處境值得關注，例如一類的男生常遭二、三類組男生的側目甚至歧視；二類男生展現／建構的男性氣質對身處其中的男生、女生的影響；三類男生在學業競爭與父母期望的雙重壓力之下的身心狀況；一類女生如何在順應傳統的選擇下建立自信心、維持企圖心；二類女生處於同性極少的環境裡所面臨的困難；三類女生如何在非傳統的選擇下發展非傳統的生涯規劃。事實上，各種處境深具性別意涵，如何能夠讓學生了解這些處境並非理所當然，而是學校的性別政權透過看起來與性別無關的類組選擇機制巧妙運作，令人難以察覺，並且進一步與學生共同努力，以鬆動、改變性別政權，恐怕是教育工作者必須加以思索並採取行動的。

第三，性別平等教育要對男孩與女孩的不足同樣注意，一般而言，在檢討性別平等教育的實際狀況時，往往會特別留意女生在數理、自然方面落後

男生，而較少提及男生在語言、社會方面落後女生。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前者涉及目前產業結構中的優勢行業，但是如此一來，難免又強化了學科的高低層級，貶抑女生比較拿手的領域，況且語言、社會這些學科的重要性實際上並不亞於數理、自然（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02/1998, 294; Aveling, 2002），各類學科教師對於不同類組都應以同樣的態度進行教學，並鼓勵各類組學生以同樣的態度學習不同學科，性別平等教育應該朝向「把男孩女孩都帶上來」努力。

最後是關於本研究的省思。作為研究者，我的心情十分複雜，就像在田野札記中所記錄的，當我聽到成員表示類組選擇未受性別影響時，一方面會感到欣慰，覺得性別平等教育有了成效，一方面卻也不禁懷疑其真實性，是否成員刻意投我所好或是根本未能省察深層的性別意涵（Carspecken, 1996）？相反地，如果成員表示性別影響其類組選擇，一方面會感到失望，覺得性別平等教育長路漫漫，一方面又會產生罪惡與焦慮，因為短短的訪談無法帶來性別平等教育的批判與解放之效。本研究當然有其限制與不足，期待更多的研究幫助我們對這個議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就讓我以Richardson（2003: 508, 518）的兩句話結束本文，也是自勉：「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允許我們知道某些事情卻不必宣稱知道所有事情。」「矛盾的是，我們知道愈多愈懷疑我們所知道的，而千真萬確的是，我們知道總是有更多需要知道。」

致謝：本論文是國科會專案「校園中青少年次文化的性別問題之研究（II）」（NSC 92-2413-H-017-014）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學者專家審閱本文初稿並提供修改意見。本論文之得以完成必須感謝同意參與本研究的學校校長與主任、參與焦點團體訪談的同學，以及協助資料蒐集與繕打逐字稿的研究助理洪家榆、孫惠慈。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吳懷遠，1982，高中學生選組輔導之研究。輔導月刊，18(3/4)，25-40。

胡幼慧，1996，焦點團體法。見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223-237。臺北：巨流。

教育部，2004，大專院校學生人數：九十二學年度。〈教育部網站：http://www.edu.tw/EDU-WEB/EDU_MGT/STATISTICS〉。

陳建州，2004，教育期望的性別差異：高中、高職的比較。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6，43-57。

郭靜姿、林美和、胡寶玉，2003，高中資優班畢業女性之角色刻板知覺、生涯阻礙因素與潛能發揮自評。資優教育研究，3(2)，1-36。

楊龍立，1993，我國高中學生主修科別與性別的關係之研究。教育研究資訊，1(3)，64-75。

謝文全，2001，中等教育：理論與實際。臺北：五南。

蕭錫錡、楊豪森，2002，綜合高中學生學程組別選擇影響因素之研究。課程與教學季刊，5(2)，97-114。

(二)英文部分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02/1998. "Course-Taking Patterns." Pp. 277-300 in *The Jossey-Bass Reader on Gender in Education*, edited by Jossey-Bass Inc.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Arnot, M. 2000. "Gender Relations and Schooling in the New Century: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Compare* 30(3): 293-302.

Aveling, N. 2002. "Having It All' and the Discourse of Equal Opportunity: Reflections on Choices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Gender and Education* 14(3): 265-280.

Carspecken, P. F. 1996.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New York: Routledge.
- Clewell, B.C. 2002/1992. "Breaking the Barriers: The Critical Middle School Years." Pp. 301-313 in *The Jossey-Bass Reader on Gender in Education*, edited by Jossey-Bass Inc.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Connell, R. W. 2000. *The Men and the Boy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1999. "Gender Issu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Workplace Achievement of 14-19 Year Olds: An EOC Perspective." *The Curriculum Journal* 10(2): 209-229.
- Francis, B. 2000. "The Gendered Subject: Students' Subject Preferences and Discussions of Gender and Subject Ability."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6(1): 35-48.
- Gaskell, J. 1984. "Gender and Course Choice: The Orient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166(1): 89-102.
- Gaskell, J. 1985. "Course Enrollment in the High School: The Perspective of Working-Class Femal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8: 48-59.
- Gilbert, J. & Calvert, S. 2003. "Challenging Accepted Wisdom: Looking at the Gender and Science Education Question Through a Different Le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5(7): 861-878.
- Kessler, S., Ashenden, D. J., Connell, R.W., & Dowsett, G. W. 1985. "Gender Relations in Secondary Schooling."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8: 34-48.
- Madriz, E. 2003. "Focus Groups in Feminist Research." Pp. 363-388 in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2nd ed.), edited by N. Denzin & Y.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ichardson, L. 2003.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Pp. 499-541 in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2nd ed.), edited by N. Denzin & Y.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oon, I. 2001. "Teenage Job Aspirations and Career Attainment in Adulthood: A 17-Year Follow-Up Study of Teenagers Who Aspired to Become Scientists, Health Professionals, or Engine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5(2): 124-132.
- Silverman, D. 2003. "Analyzing Talk and Text." Pp. 340-362 in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2nd ed.), edited by N. Denzin & Y.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ughn, S., Schumm, J. S., & Sinagub, J. 1996.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arrington, M., Younger, M., & Williams, J. 2000. "Student Attitudes, Image and the Gender Gap."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6(3): 393-407.
- West, C. & Fenstermaker, S. 2002. "Doing Difference." Pp. 55-79 in *Doing Gender, Doing Difference: Inequality,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edited by S. Fenstermaker & C. West. New York: Routledge.